讀左補義

讀左補義卷四十九

四明　姜炳璋　輯

愛業　毛　昇　增參

男　埭　塤　校

哀公三

經 己未十有三年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嵒。杜解：書取，覆而敗之。○夏，許男成卒。熏疏：元公也。國滅後，楚立之。按公羊疏以自復國為畀，惡淺。吾正惜其猶楚力耳。若能日復，則許叔也，何罪焉。○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陳留封邱縣南有黃亭，近濟水。夫差欲霸中國，自去其僭號而稱子，以告令諸侯，故史承而書之。按黃池，今河南封邱縣西南。○楚公子申帥師伐陳。集注：楚乘吳之出會而伐陳。按子西亦臧武仲之所謂鼠也。○於越入吳。錢箋：越乘其無備。○秋，公至自會。○晉魏曼多帥師侵衛。按：弱國侵伐止此。○葬許元公。○

不出子產規

命次一宋國

九月螽書災○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平旦衆星皆沒而孛乃見故不言所在之次孛步內反○盜殺陳夏區夫○稱盜非大夫區烏侯反○十有二月螽前年季孫雖聞仲尼之言而不正歷失閏至此年故復十二月螽實十一月按魯不達歷說已見前

傳十二年○春宋向魋救其師桓魋救前年圍嵒師鄭子賸使徇曰得桓魋者有賞魋也逃歸遂取宋師于嵒獲成讙郜延○皆宋大夫以六邑為虛○空虛之各不有

六邑宋鄭接壤之地○二國所必爭也○鄭背子產之訓○且以處宋叛臣○以致宋鄭交爭○卒虛其地○嗚呼民何辜歟○宋景以寵向魋之故○致辰地等之亂○今復棄師逃歸○全軍並殲○公不加罪○復為司馬○不至於叛弒不已也○

夏公會單平公周卿士不書尊之不與會晉定公吳夫差于黃池○六月丙

一王人二伯主盟[illegible]齊邾[illegible]闘邾[illegible]哀得見吳人故越之[illegible]僉云太子[illegible]事勝於乃[illegible]

又云吳[illegible]矣吳人爭民閩破其欲使人國子當國[illegible]且就人大夫乞憐於人矣且奈八入八百乘之賊多也原也

爭長當伐非其[illegible]

子越子伐吳○為二隧○(隧道也[illegible]) 疇無餘謳陽(二子越大夫)自南方先及郊○吳大子友王子地王孫彌庸○壽於姚自泓上觀之(泓水名……) 彌庸見姑蔑之旗○(姑蔑越地今[illegible]) 曰吾父之旗也○(彌庸父[illegible]得其旗) 不可以見讎而弗殺也○大子曰戰而不克將亡國○請待之○彌庸不可○屬徒五千○王子地助之○乙酉戰○彌庸獲疇無餘○地獲謳陽○越子至○王子地守○丙戌復戰○大敗吳師○獲大子友王孫彌庸壽於姚○(……) 丁亥入吳○(抗者皆居弱之人初聞何以騎吳人到得越全師致其兵此正示以不能在外與吳越情率一師……) 吳人告敗於王○王惡其聞也○(……) 自剄七人於幕下○(……) 秋七月辛丑盟○吳晉爭先○(爭歃血先後) 吳人曰於周室○我為長○(吳為大伯後故為長) 晉人曰於

周四乃字侯從江見其闕也一惡字來外面有若逆或賈所書事畏侯寧於大若而指心將[illegible]

姬姓我爲伯。爲侯伯 趙鞅呼司馬寅晉大夫曰日旰矣。旰晚也旰古旦反

大事盟也未成。二臣之罪也。二臣鞅與寅、建鼓整列。二臣死之長幼

必可知也。對曰請姑視之。反曰肉食者無墨。韋昭曰黑氣也今吳王

有墨。國勝乎。國爲敵所勝大子死乎。且夷德輕。不忍久。請少待之。

披寅言少待一二日彼不及步自然先首乃先晉人。孔盟晉人先歃吳人將以公見晉侯。

子服景伯對使者曰。王合諸侯則伯帥侯牧以見於王。伯王官伯

侯牧方伯唐云如康王之誥太保帥西方諸侯畢公帥東方諸侯以見于王也獨言帥侯牧舉尊而言伯合諸

侯。則侯帥子男以見於伯。伯諸侯長疏云曲禮五官之長曰伯周禮八命作牧九命作伯是也

牧帥諸國之君見于伯獨云子男舉小爲言自王以下。朝聘玉帛不同。故敝邑之

職貢於吳。有豐於晉。無不及焉。以爲伯也。今諸侯會。而君將

以寡君見晉君。則晉成爲伯矣。敝邑將改職貢。魯賦於吳八

評云景伯兩番語絲不恐遂求說止須以恐抑其類心

總批乞糧一事正與越入吳一段關節

百乘若為子男則將半邾以屬於吳而如邾以事晉且執事以伯召諸侯而以侯終之何利之有焉吳人乃止既而悔之將囚景伯景伯曰何也立後於魯矣將以二乘與六人從遲速唯命遂囚以還及戶牖（按今河南闕北陰縣）謂大宰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於上帝先王季辛而畢何世有職焉（作職事于）自襄（魯公）以來未之改也若不會祝宗將曰吳實然（言魯祝宗將告神云吳故以景伯不會之坐）且謂魯不共而執其賤者七人何損焉大宰嚭言於王曰無損於魯而祇為名（適為惡名）不如歸之乃歸景伯（吳人好兼并故以之護）

（故恐祝宗吳人陵強大故歸之以執事於晉人吳人信巫結見公於晉而景伯亦遂微因以歸大夫之不賤可吳人加其）

吳申叔儀（吳大夫）乞糧于公孫有山氏（魯大夫舊相識）曰佩玉繠兮余無

大夫閑餼遜
者可知如陽
則時則不因
三軍未必不
傳將吳之蓋
道闕吳之者
亂則齊浮乎
死姦能今中
反情伯自收
局張爲一聯
此也
伐吳又作一
據不
淑判遂乃亦

所繫之。繠然服餚備也。已獨無以繫倂 言吳王不恤下。而撫反 旨酒一盛兮。余與褐
之父睨之。一盛一忿也。視觀也。禍爽騎 人言但得觀不得飲。盛情成之 對曰。粱。則無矣。麤。
則有之。若登首山以呼曰。庚癸乎。則諾。軍中不得出糧。故爲私僂。庚西方主穀。癸
北方主水。傳言吳子不
與上共餘湯爲以古
不會黃池故
言吳子悖疏
作終伍員
之言
王欲伐宋。殺其丈夫而囚其婦人。以宋
大宰嚭曰。可勝也。而弗能居也。乃歸。冬。吳及遊
傳云晉人先歃。左氏據晉人之辭也。吳語云。吳公先歃。外
傳據吳人之辭也。經無明文。竊以爲皆從國語。夫差係通
江淮。遂帥舟師自淮入泗。自泗入沂。又闕溝於商魯之間
北屬之沂。西屬之濟。通洛水道。以達於封邱之淵。大發通
封邱西南境也。杜從通闕商行國語。杖吳入服虔數叩註

旌旗旆三軍皆譁其聲動天地晉師大駭吳公先歃晉侯亞之皆貫籍也夫以委靡欲盡之晉貪惰無恥之狀說此聲勢早已魄澌乃云建鼓整列欲與司馬寅伐吳師死行陣來必然也況此時狀不知越已入吳並不知吳王存與而能慨慷立論如是哉此必鞅以會告諸侯飾爲已功左氏因晉乘之籍文耶吳語又載董褐告吳云今君奄王東海以淫名聞於天下夫命圭有命國曰吳伯不曰吳王君若無卑天子而曰吳公敢不順從君命吳王許諾說者以晉弱已極安能以權攻所不敢攻楚者而攻吳按此吳史所記據皆自誣爲本國羞蓋吳雖僭王猶知周室觀其告隨曰周室何罪每以王室爲辭不比楚人問鼎而思覬之

也。況此時子服景伯及孔門弟子有在會者。既讓其先歃。嘗去其僭名。以告趙鞅。故鞅告之吳耳。惜鞅掩爲已功。不以吳子先歃來告。故晉舟之史皆不能詳。然杜謂經書吳子由吳自去王號。非也。外吳之書子久矣。何獨於吳此會。又經先晉。或以爲晉人先歃。亦非也。歃者盟也。經但書會。則由中以及外。自然之序也。書及吳子。兩伯之詞也。不書盟。以吳先歃。晉爲溯主。恥命。恥是盟也。

經 哀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 麟者仁獸。聖王之嘉瑞也。時無明王出而遇獲。仲尼傷周道之不興。感嘉瑞之無應。故因魯春秋而修中興之教。絕筆於獲麟之一句。所感而作。固所以爲終也。冬獵曰狩。蓋虞人修常職。故不書狩者。大野在魯西。故言西狩。得用曰獲。

小邾射以句繹來奔 射小邾大夫。句繹地名。春秋止於獲麟。故射不在三叛人之數。自此以下

至十六年皆魯史記之文弟子欲存孔子卒故并錄以續孔子所修之經按續經疑左氏爲之門人不見魯史安能續經則音亦○夏四月齊陳恒執其君寘于舒州○庚戌叔還卒○五月庚申朔日有食之○陳宗豎出奔楚豎上主反○宋向魋入于曹以叛魋徒回反○莒子狂卒狂其廷反○六月宋向魋自曹出奔衛宋向巢來奔○齊人弒其君壬于舒州○簡公弒弟平公驁立○秋晉趙鞅帥師伐衛○八月辛丑仲孫何忌卒○冬陳宗豎自楚復入于陳陳人殺之○陳轅買出奔楚○有星孛不言所在史失之○饑

傳十四年春西狩於大野按今山東嘉祥縣西有獲麟堆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車子微者鉏商名以爲不祥以賜虞人時所未嘗見故之虞人掌山澤之官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言魯史所以得書獲麟

只麟也二字包得公羊孰爲來哉吾道窮矣兩層　聖王之世麒麟遊於郊藪而今爲虞人所獲則知王者之不可作而周道不復興也傳然出不祥二字以明聖經絕筆之故夫鳳鳥不至河不出圖聖人猶悼歎之此兩年來彗星孛於東方彗三蝕天出妖星地生異孽陰陽錯亂人民饑饉而有麟非時而出遂至見傷且以怪物棄嗚呼東周之澤絕矣兩楹之夢兆矣不覺悲憫交并而絕筆焉蓋二百四十二年全經之結局也杜預謂感麟而作因以爲終范甯謂脩母致子文成致麟鄭樵謂絕筆獲麟聖人無意歐陽謂魯史記終於獲麟皆未嘗細讀左耳

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子路信誠故欲得與

知

何等推[illegible]

俞云設語巧季文子臧武仲[illegible]數言言反不及也

馮云此陳恒弒君傳以成子爲主首段提綱次段叙

相要挾而不須盟孔子弟子既續齊晉策以繫於經卯明亦臨而傳之終於哀公以卒前事其異事則皆略而不備故此經無傳者多。使子路。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於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成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按言死其城下語能之以不臣爲義皆弗能也

提出幾字[illegible]何等語亦提亂冉有。由弗能三字。甚决斷。

志見行行之樂

齊簡公悼公陽生子壬之在魯也。闞止子我有寵焉。[illegible]及即位。使爲政。陳成子憚之。驟顧諸朝。心不安數顧之故諸御鞅齊大夫言於公曰。陳闞不可並也。君其擇焉。擇用一人弗聽。呂設以事勢諭則止[illegible]吳爲政倘能分陳氏之權與魯昭公欲逐季氏不同數御鞅之言則擇用之權在齊侯若得深謀遠慮之士豈無可圖

陳逆三段與叙
陳豹四段正
叙殺闞末段
附叙子方一將
陳闞四人一
齊收結

形容豹人刻
詳

方知陳逆艾
受少威先見

之子我夕（附見逆也）陳逆（子行）殺人〇逢之〇遂執以入〇

（理之執逆至朝）陳氏方睦〇（欲謀宗族和）使疾而遺之潘沐〇（米汁可沐）備

酒肉焉〇（使詐病得因內酒肉）饗守囚者〇醉而殺之而逃〇子我盟

諸陳于陳宗〇（恐其反故盟之）初陳豹欲為子我臣〇使

公孫言己〇（言已遠之）已有喪而止〇既而言之〇曰有陳豹

者長而上僂〇（僂背）望視〇（目望）事君子必得志〇（子得也）欲為子

臣〇吾憚其為人也〇（恐多詐）故緩以告〇（公孫說以為罪不在我）

子我曰何害〇是其在我也〇使為臣〇他日與之言政

（此其人深謀）說〇遂有寵〇謂之曰我盡逐陳氏而立女〇若何〇對曰我遠于

陳氏矣〇（言已疏遠）且其違（不從）者〇不過數人〇何盡逐焉〇遂告陳氏〇

子行曰彼得君〇弗先〇必禍子〇子行舍於公宮〇（子行詐傳陳氏今又）

舍王乃說獄愚人使之共死而已則逃耳

昔之太史大書詳於今之太史窮乎陳氏知史局已變

主於遷公於寢賂然後逆而觸聞公怒而稱出下者有起於所遺小不幸者以八然諸之怒

恐子公宮夏五月壬申。成子兄弟四乘如公。成子之兄弟昭子莊簡子齒宣子夷穆子安廩邱子意茲芒子盈惠子得凡八人二人共一乘子我在幄。帳也政之處出逆之。遂入。閉門。成子反閉門不納子我侍人子我侍人禦之。子行殺侍人。黨在內故得殺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成子遷諸寢。徙公使居正寢公執戈將擊之。疑其欲作亂大史子餘曰。非不利也。將除害也。言將爲公除害成子出舍于庫。以公欲故聞公猶怒。將出。曰。何所無君。子行抽劍。曰。需事之賊也。需疑疑則害事誰非陳宗。所不殺子者。有如陳宗。乃止。言子若欲出我必殺子明如陳宗族云陳宗陳之先人子我歸。屬徒。攻闈與大門。闈宮中小門大門公門也皆不勝。乃出。陳氏追之。失道於弇中。狹路弇隘處適豐丘。陳氏邑豐丘人執之以告。殺諸郭關。齊關名成子將殺大陸子方。子我臣陳逆請而免之。以公命取車

意如之受伐辭以五衆士衞子之拒禦飲自北門出射殺大都加此

於道。子方取道中行人車。及耏。衆知而東之。知其情。命奉車。使東。彭辛而遂出雍門。門齊城。陳豹與之車。弗受。曰。逆爲余請。豹與余車。余有私焉。事子我而有私於其讎。何以見魯衞之士。氏傳務言陳濟東郭賈旂自子奔衞。庚辰。陳恆執公於舒州。公曰。吾早從鞅之言。不及此。悔不誅闞止

此言陳恆執君。而通篇只補得殺闞止。執君一點自足。蓋陳氏厚施於國。代齊之勢已成。在其上者。僅公一人。公所親厚闞止一人。故不以執公爲難。而以殺闞爲主。驟顧諸朝。氣欲遽取子我。而投鼠忌器。遲遲其行。公與闞夢夢也。陳逆殺人。恃恆爲庇。劉事子我。亦恆使之。公宮嚴宿。出入自如。內外人無非其黨。如太史子餘。亦其

一也。初子我在幄。諸陳爲客。乃詡陳入而閉門。子我反爲客。而陳氏爲主。於是人人爲陳氏致力。子我爲賊黨所殺。而遷於寢者。只用一夫之力。執之寘之而死。生惟命矣。傳於亂臣賊子。追蹤其造謀行事。助功罪狀分明。末以東郭賈事作結。見子我之臣。猶知羞見魯衛之士。將號黨及列國諸侯。盡情詆斥。而天經地義。昭然簡冊之間。其亦聖人沐浴而請之意也夫。

全謝山曰。宰我死於舒州之難。不害其爲賢者。盡考呂覽說苑。則宰我爲簡公死。非爲陳恒死。不過才未足以定亂。不可謂非忠於所事。史記以爲陳恒之黨。故曰孔子恥之。索隱以爲闞止之訛。則春秋同時同名之人往

無魋則哭之
自歷百魋則
衆師不罪寵
況此女得不
報

賊先去其
子仲以
以而猶爲
戴

天叔擊遂
以休
光修義相
旅末投
屬高

往有之晉有二士匄魯有二顏高齊有二賈舉何必鉏
州之死雖者不可有二子我乎
宋桓魋之寵害於公（將寵益）公使夫人（景公母）驟請享焉而將
討之（數請享欲欲因享討之）未及魋先謀公請以鞌（魋邑）易薄（公邑欲因易邑）
（爲公享賓而作亂）公曰不可薄宗邑也（宗廟所在）乃益鞌七邑而請享
公焉（僞喜於受賜）以日中爲期家備盡往（甲兵之備）公知之告皇野
（司馬子仲）曰余長魋也（言少長之）今將禍余請即救司馬子仲曰有
臣不順神之所惡也而況人乎敢不承命不得左師（魋兄向巢）
不可請以君命召之左師每食擊鐘聞鐘聲公曰夫子將
食既食又奏（奏樂）公曰可矣以乘車往曰迹人來告（主迹禽獸者疏
云周禮地官迹人掌邦田之政鄭云迹之言跡知禽獸之處也）曰逢澤（在今河南祥符縣南）有介（大也）

之上

于伸給附扩析勅譴向巢受命可因踰踰皆是向巢巢深

新舊臣一番論議已遲時刻故風可告而魋可走

陳焉。公曰：雖魋未來，得左師，吾與之田，若何？皇野（公令）稱君憚告子。（難以遊戲）野曰：嘗私焉。（嘗，試也）君欲速，故以乘車逆子。與之乘，至，公告之故，拜，不能起。司馬曰：君與之言。（使公要誓）與公曰：所難子者，上有天，下有先君。（言雖誅魋，不負子）對曰：魋之不共，宋之禍也，敢不唯命是聽。司馬請瑞焉，（瑞，符節，以發兵）

疏云：周禮典瑞：牙璋以起軍旅，以治兵守。鄭衆云：瑑以為牙，牙齒兵象，故以牙璋發兵。宮說兵掌於司馬，必請瑞而後敢為發兵。以此知周之制度，兵雖散於小鄉大夫，須得君之符節。

以命其徒攻桓氏。其父兄故臣曰：不可。其新臣曰：從吾君之命。遂攻之。（新臣是新仕，未知君臣之義）子頎（魋弟）騁而告桓司馬。司馬欲入，（君入攻）子車（魋弟）止之，曰：不能事君，而又伐國，民不與也，祗取死焉。向魋遂入于曹以叛。（哀八年宋滅曹，以為邑）六月

巢輿軍曾魋之叛衆一止其伐君一使之出去宋國以安猶爲彼替耳

俞云此必非一時事總言牛與魋故不同國恥踐以然內折誠家

使左師巢伐之。欲質大夫以入焉。巢不能克魋恐公怒欲得國內大夫爲質還入國不能。亦入於曹取質。不能得大夫故入曹劫曹人子弟而質之欲以自固魋曰。不可。既不能事君。又得罪于民。將若之何。乃舍之。舍曹子弟民遂叛之。向魋奔衛。呂說好雄之人最能擇利害前在國秉政事成則享大利所以負惡名不恤今退保一邑不能與一國抗徒結怨於民所以決向巢來奔。宋公使止之曰。寡人與子有言矣。不可以絕向氏之祀。辭曰。臣之罪大。盡滅桓氏可也。若以先臣之故。而使有後。君之惠也。若臣。則不可以入矣。司馬牛魋弟致其邑與珪焉。守邑符信而適齊。向魋出於衛地。公文氏衛大夫攻之。求夏后氏之璜焉。與之他玉。而奔齊。陳成子使爲次卿。司馬牛又致其邑焉。而適吳。亦不與魋同吳人惡之而反。趙簡子召之。陳成子亦召之。卒於魯郭門之外。

阬。氏。葬。諸。丘。輿。阬氏齊人也錄其卒葬所在愍賢者失所 邑亦人激邱為義第一次倘易至再至三

夷經牲抑而不悔牛在孔門所以能如此按 邱輿今山東兖州府西南輿城是也。阬若庚反

魋為司馬。巢為左師。巢固比於魋者也。當其受命討賊。出亡不反。疑若免於戾矣。而傳筆筆歸罪向巢、蓋擊鎚術食。酷類桓魋。而以君命征之。為辭說、則平日之驕蹇可、見始則待晢後行。繼則縱賊使逃。要質不能。遂入於曹。復邀曹人子弟。使不叛魋。不叛魋。是叛君也。亦賊而已矣。使魋之不得伏法於宋者。巢為之也。出奔不反。明知終不免於誅耳。惟司馬牛學於孔子。嘗子頎聘告子車與謀。而牛無一言。非超然事外者乎。傳叙其辭邑。叙其經歷之所。叙其出處之節。叙其卒。并叙其葬之地。非

雖云無有用長而不料利害者後倘以此公然興人之育而假為先然後開之說何其怪也

之之人宜作一篇墓誌。向氏得此一人。此微子之澤。亦

聖門之光也

甲午。齊陳恆弒其君壬簡公于舒州。孔丘三日齊。而請伐齊。

三。公曰。魯爲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恆弒

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

告季孫。孔子辭。退而告人曰。吾以從大夫之後也。故不

敢不言嘗爲大夫而去故言從祀闕請討陳恆之年春秋欲對夫子之請討也將以見之行乘請討不從然後說之空言

獲麟而後。左氏續經也。上云陳恆執其君寘於舒州。左

氏之特筆也。恆豈肯以弒君來告。必曰君無道。國人弒

之。史官當依例書之曰。齊人弒其君壬於舒州也。或曰

記者何所畏而不書陳恒耶曰上將書陳恒執君則此弑君非恒而誰蓋明示人以書人書國爲史官之例非聖人之義法也　程子謂魯之衆加齊之半疑非夫子之言竊謂哀公以强弱計怯於討賊故即所以克齊者告之非以力不以義也孫氏又謂與冉有魯之羣室衆於齊之兵車語相對不知弟子之言何一不本於夫子不得以其意偶同而疑其爲僞也又謂上告天子下告方伯可謂深知夫子之心蓋人倫大變上告天王驅檄六國不特陳恒落胆并問鼎之荆楚分晉之三卿亦惴惴寒心或以此時天王安能討賊晉人久已失霸疑程說之非不知天王雖弱而出師討賊自當請命尊王之

義也晉雖失霸不可不以討賊聞之同盟之義也皆聖
人之心也○

初孟孺子洩孟懿子之子武伯將圉畜養也馬於成孟氏邑成宰公孫
宿不受○曰孟孫爲成之病不圉馬焉○病謂民貧困孺子怒○襲成○
從者不得入○乃反○成有司使○孺子鞭之恨恚故撻成有司之使人秋八
月孟懿子卒成人奔喪○弗內○袒免哭於衢○聽共○弗許○
[illegible]不歸○[illegible]不敢歸成爲明年成叛傳
[illegible]爲民也武伯之怨爲馬也而殖成使叛○
孟氏[illegible]武伯獻子之家決蠢矣○

經十有五年春王正月成叛○夏五月齊高無丕出奔
北燕○鄭伯伐宋○秋八月大雩○晉趙鞅帥師伐衛○

此稿與勝齋無一不合想見續修者坐閱之執

叔來由

冬。晉侯伐鄭。及齊平。罷進魯與齊平。衛公孟彄出奔齊。

傳十五年。春。成叛於齊。武伯伐成。不克。遂城輸。在旁以偪成。

夏。楚子西子期伐吳。及桐汭。桉桐水名。陳侯使公孫貞子弔焉。弔為楚所伐。

及良吳地而卒。將以尸入。聘禮若賓死未將命則既斂於柩造於朝介將命疏云賓已至朝主人將欲行禮賓請聞之後窆死柩造朝以尸將事今公孫貞子卒於境內依禮唯可以尸入殯館不得以尸將事也。吳子使大宰嚭勞。且辭曰。以水潦之不時。無乃廩然傾動貌。隕大夫之尸。以重寡君之憂。寡君敢辭。上介芋尹蓋按聘禮注卿為使者大夫為上介士為眾介蓋乃大夫為貞子之上介也。對曰。寡君聞楚為不道。荐伐吳國。荐重也。滅厥民人。寡君使蓋備猶副也使。弔君之下吏。無祿。使人逢天之戚。大命隕隊。絕世于良。猶言棄世。廢日共積。廢行道之日以共具殯斂所積聚之用。積子賜反。一日遷次。一日便遷次不敢留。

盧校

此兩引禮皆見附釋

此

君命。今君命逆使人曰。無以尸造於門（按國門）。是我寡君之命委于草莽也。且臣聞之曰。事死如生禮也。於是乎有朝聘而終以尸將事之禮（按聘禮云賓死未將命者謂賓入國門請俟閒之後而死也云旣斂於棺造於朝所謂以尸行事也行事謂終聘不偁傳命）。又有朝聘而遭喪之禮（按云聘遭喪謂遭所聘之喪云入境則遂謂闕入告則入告未告則反也）。若不以尸將命。是遭喪而還也。無乃不可乎（按謂今賓遭卒若不以尸入國代傳君命猶之賓遭喪而自國門反也大不可矣）。以禮防民。猶或踰之。今大夫曰死而棄之。是棄禮也。其何以為諸侯主（謂主盟也）。先民有言曰。無穢虐士（虐士死者）。備使奉尸將命（按言奉尸於殯侍而代之傳命）。苟我寡君之命達於君所。雖隕於深淵。則天命也。非君與涉人（宋賤舟人）之過也（按自陳至吳遂隔江河故云然）。吳人內之（傳言芋尹蓋知禮）。

此及齊平傳子路是危言以獲賊臣之與子貢是叙言以秋賊臣

儀禮義疏云據注疏賓未至朝而死不必以柩造朝真子及良而卒未入國門原無造朝之禮吳人辭之豆辭其入國而芊尹蓋之對亦祇欲其入國而殯於館與按此說極精吳命無以尸造門則不許其入國門明甚芊尹云奉尸將命謂奉尸於殯館而介代之傳命猶之尸傳命也若奉尸於國門之外是有介之傳命而尸之意不得伸杜氏以禮無明文故引以柩造朝之禮爲證非正解傳文也

秋齊陳瓘陳恆之兄子瓘如楚過衛仲由見之曰天或者以陳氏爲斧斤既斲喪公室而他人有之不可知也其使終饗叟之亦不可知也若善魯以待時不亦可乎何必惡焉仲由也

之心無非爲歸成計也

先合公孫不爲齊用

設陳恆之言則子路之設已開之矣故平之易而樹亦威遂

[illegible]共難以

事孔子（爲魯言）故子玉曰。然吾受命矣。子使告我弟子也成冬及齊平。子服景伯如齊。子贛爲介。見公孫成。（成宰公孫宿也　子贛與貢同）曰人皆臣人而有背人之心。況齊人雖爲子役。其有不貳乎（言子叛魯齊人亦將叛子）子周公之孫也。多饗大利。猶思不義。利不可得而喪宗國（謂以邑入齊使魯有危亡之禍）將焉用之。成曰善哉。吾不早聞命。（傳言仲尼之徒皆忠于魯國）陳成子館客（使景伯子贛就館）曰寡君使恆告曰。寡人願事君如事衛君（言衛與齊同好而魯未肯）景伯揖子贛而進之。對曰寡君之願也。昔晉人伐衛（在定八年）齊爲衛故伐晉冠氏。喪車五百（在定九年）因與衛地。自濟以西。禚媚杏以南。書社五百（二十五家爲一社籍書而致之）吳人加敝邑以亂（在八年）齊因其病。取讙及闡（亦在八年）寡君是以寒心。若得視衛君之事君也。則

取二邑便責其乘難而取成用烘托法而意旨已明病者合兩實之言此必[illegible]不去也

固所願也成子病之乃歸成（病其言也）公孫宿以其兵甲入于嬴（齊邑）

子路仕衛故過而爲魯言之兩不可知見汝雖弒君成敗尙難預卜保無討賊之師起於隣封何必取惡於魯不提出成而欲其歸成已在個中矣子貢乘其如事衛君一言便從衛說入言齊於衛甚厚而與以三邑何乃乘魯之難而取其二邑乎齊能待魯如衛則必以所取之邑歸之矣蓋二邑早已歸魯所未歸者成耳絕不提出令其自會子路是明說受成子貢是暗映受成恆爲弒君之賊而又受人之叛邑故病之而卒歸成

衛孔圉（孔文子）取大子蒯聵之姊（伯姬）生悝（苦回反）孔氏之豎渾

紀孝子毋垣
子裳衣杖戈
都是亂常辭
縱之事文色
通相配

擬弁下便可
又立斯以此
將子路方爲
氏季子路
死甚之立
出

良夫長而美○孔文子卒○通於內○(姬通伯)大子在戚○孔姬使之
焉○(使良夫請太子所)大子與之言曰○苟使我入獲國○服冕(大夫服)乘
軒○(大夫車)三死○(三死罪)無與○與之盟○爲請於伯姬○(良夫太子爲請)閏月
良夫與大子入○舍於孔氏之外圃○(圃園)昏○二人(良夫大子與)蒙衣
(爲婦人服)而乘○寺人羅御○如孔氏○孔氏之老欒寧問之○稱姻妾
以告(伯稱婚姻家妾)遂入○適伯姬氏○既食○孔伯姬杖戈而先○大子
與五人介○輿豭從之○(介被甲與豭厥欲以)迫孔悝於廁○強盟之○(孔氏)
(專政故劫孔悝欲令遂輒)遂劫以登臺○欒寧將飲酒○炙未熟○聞亂○使告
季子(子路爲孔氏邑宰)召獲(衛大夫)駕乘車○行爵食炙○(言不欲戰)
(爲君而駕車後隨且多章夜反欲奔食也)奉衛侯輒來奔○季子將入○遇子羔將出○(且燕)
(衛大夫高柴孔子弟子將出奔)曰○門已閉矣○季子曰○吾姑至焉○(且至門欲)

俞云兩語兩答君臣之義朋友之情俱見

文云前半自登鬼縱後半暗室內燃故政與如孔悝登臺成開逐悝之狀有入國而懼者如此為此篇東萊節為下數篇伏案也

子羔曰。弗及。不踐其難。言政不及已可不須踐其難季子曰。食焉。不辟其難。謂食孔氏祿子羔遂出。子路入。及門。公孫敢衛大夫門焉。守門曰。無入為也。言輒已出無為復入季子曰。是公孫也。求利焉而逃其難。由不然。利其祿。必救其患。有使者出。乃入。因門開而入曰。大子焉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之。言已必繼孔悝為難攻太子且曰。大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大子聞之。懼。下石乞盂黶敵子路。二子蒯聵黨敝岱也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不使冠在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孔悝立莊公。蒯聵也莊公害故政。輒之臣欲盡去之。先謂司徒瞞成曰。寡人離病于外久矣。子請亦嘗之。歸告褚師比。褚師聲子欲與之伐公。不果。為明年瞞成奔起

蒯瞶得罪君父。不可君衛。在戚十五年。因淫蕩之伯姬
奸豎。謀入國。而輒以子拒父。姬以母刼子。世道至此。人
倫天理。澌滅盡矣。惜子羔子路。皆仕其國。子路竟爲悝
死。或曰。夫子不肯臣輒。子路在衛。何不喻止之。不知當
時世卿專政。聖門高弟。不過邑長家臣。原不得爲仕。且
一命之士。苟存利物。於世必有濟。聖門惟閔子不仕。權
門。仲弓即爲季氏宰矣。仕季氏庸愈於仕輒乎。夫子以
爲弑父與君。斷然不從。在我有確乎不可奪之節。則循
分稱職。因事救正。聊爲祿養。於義未爲不可也。迫變生
倉卒。爲之宰者、被髮纓冠救之。義當然也。故結纓易簀
並稱。安得以子路之死。爲有歉於曾子乎。子曰。柴也其

來時子羔爲輒陪臣曰來者知其不反蒯聵得衛身去亂之清也又曰由也死矣子路爲悝宰必爲悝死知其不偷生害義以身殉所事也夫子不以子路之死爲非孰得從而背之乎結處寫蒯聵忌尅性成以明無父之人必不可以君國徒爲亂首以致賢人不得其死爲可恨也

經

壬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卯衛世子蒯聵自戚入于衛衛侯輒來奔胡解書此春皆從告。二月衛子還成出奔宋郎聵成。還音旋。夏四月己丑孔丘卒仲尼既告老去位猶書卒者魯之君臣宗其聖緣殊而異之書襄二十二年生至今七十三也四月十八日乙丑無己丑己丑五月十二日日月必有誤按陸德明謂弟子欲記聖師之卒以續夫子之經非也弟子不能見國史無由續之亦左氏續之耳辟說哀公十七年以後即明既卒其

完上段案另提

周家錫命無此危亂豈不孝不慈後此取鬪卑弱對可哉也綴云反結即借以起後文

兩云以威懷決定之先亡以文辭決其亡不誇

成孫續傳也

傳 十六年春瞞成褚師比出奔宋冠避欲伐莊令不果而奔衛侯使鄢武子衛大夫肸也告于周曰蒯聵得罪于君父君母逋竄于晉○晉以王室之故不棄兄弟○寘諸河上○戚也天誘其衷○獲嗣守封焉○使下臣肸○敢告執事○王使單平公對曰肸以嘉命來告余一人○往謂叔父○余嘉乃成世○復爾祿次○繼父之世還居君之祿次敬之哉方天之休○方天之休以休弗敬弗休悔其可追○傳終蒯聵之事

言得罪於君父足矣而必兼云君母○隱示禍從母起也

夏四月己丑孔丘卒○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慭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仁覆閔下故稱旻天俾使也屏蔽也注弔由也慭心不欲而強之之辭○煢煢余在疚○力軌反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疚病律法言○尼父無以自爲

煢煢在疚是實話言爲三〻所謂孔子卒罪夢公孫也不沒于魯言之說耳隱隱與公言相對然亦私論之非而譏公也

法。朱子曰。誄者哀死而述其行之辭也。按尼父猶稱管仲爲仲父。尊之之辭。煢求營反子贛曰。君其不沒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爲昏。失所爲愆。解昏亂者必失其志。愆過者必失其所。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一人。非名也。天子稱一人。非諸侯之名。君兩失之。

春秋篇生聖人。此正東周復興之會。何至於賊亂日甚。以聖人之不用也。然聖人一息尚存。其仔肩天下之任。不少懈。而文武成康之治。猶未可云。怨焉沒也。至孔子卒。斯已矣。傳默出生不能用四字。以見春秋所由作。而哀公之煢煢在疚也。公羊孔子生於襄公二十一年十一月庚子。穀梁謂生於是年冬十月庚子。已自不合。至哀公十六年卒。是七十四歲。杜氏從史記襄公二十二

此直述到衣八事爲莊公亍國後作一背血梓嶌之無道而仁之人八勝作莊公

年。孔子生魯哀公十六年卒。爲七十三歲。王氏紀聞不能辨也。閻百詩曰。宋景濂作孔子生卒歲月辨。從公穀。其辭雖辨。實不通歷法。與歷所傳孔子年七十三者不合。近黄太冲以歷上推。斷生於襄公二十二年。建酉之月。二十七日。與羅泌路史胎合。予亦推以歷數爲定論。

六月。衞侯飲孔悝酒於平陽。（按今直隸滑縣東南有平陽城）重酬之。大夫皆有納焉。（納財賄也）醉而送之。夜半而遣之。（夜遣者慮負孔悝不欲令人見）載伯姬於平陽而行。（載其母俱去）及西門。（平陽門）使貳車反祏于西圃。（使副車還取廟主西圃孔氏廟所在祏藏主石函說文祏宗廟主室遷主藏於石函故曰祏按大夫廟祀以爲無主者鄭康成許愼也以爲有主者徐邈淸河王懌也夫主以依神廟以藏主有廟則有主豈有士大夫許其立廟而不許其立主乎若儀禮士大夫之祭言尸不言主則儀禮初未嘗有侯王之祭禮也何從見其有主而斷士大夫）

伯姬母子作此等事而欲久享乎此又爲良夫映照

分兩截看何患弗從以上叙白公作亂以下叙葉公定亂欲色

之繇主平至鄭氏東帛依神藉茅爲蕞之說實爲誕妄孔氏反以孔悝有主爲僻皆謬也近儒汪堯峰萬充宗徐仲巷皆有辨子伯季子。初爲孔氏臣。新登於公。升爲大夫請追之。遇載祏者。殺而乘其車。子伯殺載祏者許公爲反祏。孔悝怪載祏者久不來使公爲反遂之遇之。曰。與不仁人爭明。無不勝。不仁人爲子伯季子也明無不勝言必勝必使先射。射三發。皆遠許爲。許爲射之。殪。傳言子伯不仁所以死也或以其車從。從公爲得祏於橐中。孔悝出奔宋。

孔悝母子。蒿地被逐。眞不解其何以許爲謂子伯季子爲不仁人。是君是臣。皆可以此蔽之。

楚大子建之遇讒也。自城父奔宋。在昭十九年又辟華氏之亂於鄭。在昭二十年鄭人甚善之。又適晉。與晉人謀襲鄭。乃求復焉。鄭人復之如初。晉人使諜於子木。即建請行而期焉。請行襲鄭

勝而葉公止之子西不從一明一闇已伏致亂定亂之根

二語斷殺白勝

肯而勇不

之期子木暴虐于其私邑邑人訴之鄭人省之得晉諜焉遂殺子木其子曰勝在吳子西欲召之葉公子高沈諸梁曰吾聞勝也詐而亂無乃害乎子西曰吾聞勝也信而勇不為不利舍諸邊竟使衛藩焉使為藩屏之衛葉公曰周仁之謂信[illegible]親率義之為勇率行也吾聞勝也好復言言之所許必行之不猶[illegible]而求死士殆有私乎私謀復仇復言非信也期死非勇也[illegible]子必悔之弗從召之使處吳竟為白公白楚邑也請伐鄭子西曰楚未節也言楚國新復政猶未得節制不然吾不忘也他日又請許之未起師晉人伐鄭楚救之與之盟勝怒曰鄭人在此讎不遠矣比子西于鄭人勝自厲劍子期之子平見之曰王孫何自厲也曰勝以直聞不告女庸為直乎將以殺爾父平以告子

為不私士宗
楊斯謂中方
狀大形之以
珍激小國加
知身死其手

朴六欲設井
父偏皆其干
奇淵人不治
偏執必殺覓
奇

此奇士不從
亂更不求媚
自公頗能知
人之然子西
之闇

當法死有餘
憾

西子西曰勝如卵余翼而長之以鳥為喻楚國第用士之次第我死令尹司馬非勝而誰勝聞之曰令尹之狂也得死乃非我言我必殺之若得自死我乃不復成人子西不悛勝謂石乞勝之從曰王與二卿士子西子期皆五百人當之則可矣乞曰不可得也五百人不可得曰市南有熊宜僚者若得之可以當五百人矣乃從白公而見之與之言說告之故辭之告欲作亂宜僚辭之承之以劍不動拔劍指其喉勝曰不為利諂不為威惕不洩人言以求媚者去之吳人伐慎慎今江南潁上縣西北有慎城白公敗之請以戰備獻與吳戰之所得鎧杖兵器皆備而獻之欲因以為亂許之遂作亂秋七月殺子西子期於朝而劫惠王子西以袂掩面而死慚於葉公子期曰昔者吾以力事君不可以弗終抉豫章大木以殺人而後死以效其多力石

或謂葉公書機則是而於君父之難遂恐不進承命不如乃父爲公微恐內君上快君自貳門投風忘懷[illegible]

乞曰。焚庫弒王。不然。不濟。白公曰。不可。弒王不祥。焚庫無聚。將何以守矣。乞曰。有楚國而治其民。以敬事神。可以得祥。且有聚矣。何患。弗從。（呂誠石乞謀不過五百人尚不能拚子西以堂堂楚國敵他甚易止）（釋他把做等閒看了）葉公在蔡。（蔡遷州來楚并其地）方城之外皆曰。可以入矣。子高曰。吾聞之。以險徼幸者。（偁徒行險徼幸）其求無饜。偏重必離。（所求無饜則不妥譬如物偏重則事敗欲須其襲而計之）聞其殺齊管修。（楚賢大夫齊管仲之後）也而後入。（聞其殺賢知其可討）白公欲以子閭（平王子啓五辭王者）爲王。子閭不可。遂劫以兵。子閭曰。王孫若安靖楚國。匡正王室。而後庇焉。啓之願也。敢不聽從。若將專利以傾王室。不顧楚國。有死不能。（不能徒）遂殺之。而以王如高府。（楚別府）石乞尹門。（爲門）圉公陽（楚大夫）穴宮負王以如昭夫人（王傅陸女）之宮。葉公亦

羞不擐須臾正葉公之謀殺也由得遲為當識

王云只就胄與免胄相力形容而散勝已微然何容寫其如何賊勝也此在氏點綴一二小事以見全局之家法也然無評釋過正例之厚深乎讀者自知之

周云乞至死不言白公人多奇之不如

至及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胄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絕民望也若之何不胄乃胄而進又遇一人曰君胡胄國人望君如望歲焉（歲年穀也）日月以幾（冀君來）若見君面是得艾也（艾安也）民知不死其亦夫有奮心猶將旌君以徇于國（旌表也）而又掩面以絕民望不亦甚乎乃免胄而進（言葉公得民心）遇箴尹固帥其屬將與白公（欲與白公并）子高曰微二子（子西子期）者楚不國矣（稱二子之功以激固）棄德從賊其可保乎乃從葉公使與國人以攻白公白公奔山而縊其徒微之（微匿也）生拘石乞而問白公之死焉對曰余知其死所而長者（白公）使余勿言曰不言將烹乞曰此事克則為卿不克則烹固其所也何害乃烹石乞王孫燕（勝弟）奔頯黃氏（吳地）

之則爲[illegible]臣 [illegible]說甚多少 此剛民無 [illegible]者 [illegible]公

○按[illegible]沈諸梁兼二事、令尹、司馬、國寧、安也、乃使寧爲令尹、子西之子、子國也、使寬爲司馬、子期之子、而老於葉、傳言之終

此篇叙白公勝亂楚出色寫一葉公始燭亂於未至○[illegible]定亂於已然亂平讓功弗有包胥之後又見此人若夫災及其身及其兄弟其君穴宮而逃其民洶洶求脫陷阱皆子西致之也勝之父雖與子胥不同員父無罪勝父有罪不得言報史遷附於子胥傳後正以得失相形也子西不從葉公者不特以孺子可制也子西之病把令尹司馬看作如天之福已之於勝看作如天之恩斷無以報相報豈知勝扼定一雠字雖則何有於令尹司馬而區區之恩何足以解父死之雠乎以袂掩面而死

餘愧矣提出葉公在蔡爲下文作起筆然亦見勝入國後凡伐鄭之請殺父之告戰備之獻葉公皆未嘗聞之也葉公請亂遲遲其行老成持重正與子西輕率僨事相反聞其殺賢人又殺子閭驅兵急入而胡不胄胡胄兩告見人心饑渴之望見白公肆虐之毒見勝乞無助而宜僚之勇胥修之賢皆不爲用見通國皆知爲盜賊而箴尹可以一言旋師國人可以一時並集此全篇關鍵也大難既平葉公身兼二事幾以爲定亂之功宜享令尹司馬之利而還之子西子期之子超然自老於葉東坡謂其仁知兩全不誣也夫乃知令尹司馬不可以餌克人又豈足以拘賢士哉篇中出色寫葉公正節節

求酒不得僖子頗有氣節而遂爲所陷盖卜人中其所忌也 汪云術士行踪可畏人君遇佞人此尤當先

馮云意在得罪太子錯會意良夫所謂無辜也二字傳神

爲子西戌服也。

衛侯占夢嬖人（以能占夢見愛）求酒于大叔僖子（太叔遺）不得。與卜人比而告公曰君有大臣在西南隅。弗去懼害。（託占卜處而言）乃逐大叔遺。遺奔晉。

衛侯謂渾良夫曰。吾繼先君。而不得其器。若之何。（國之寶器輒皆將去）良夫。代執火者。而言（將密謀所[illegible]）曰。疾與亡君。皆君之子也。召之而擇材焉可也（召輒）若不材器可得也。（輒若不材可廢其身因得其器）

豎告大子。（太子疾）大子使五人輿豭從己。劫公而強盟之（求盟必立已）且請殺良夫。公曰其盟免三死（盟在十五年）曰請三之後有罪殺之。公曰諾哉。

讀左補義卷四十九終

馮云若成後卽敵且[illegible]傳談笑文吾使人咋舌

悼母子遂則良夫危卽畏法不免況驕縱乎

讀左補義卷五十

四明　姜炳璋　輯

受業毛　男增　參

男　球　埴　校

哀公四

傳十七年。春。衞侯為虎幄于藉圃。杜解丁藉州之囿新造保恭昔以虎獸為成。求令名者而與之始食焉。大子請使良夫。以良夫應為今名

良夫乘衷甸兩牡。衷甸一轅卿車疏云衷中也甸乘也兵車一轅兩服馬夾之其外有二驂馬是四馬為上乘兩馬為中乘大事駕四小事駕二按衛侯許良夫服冕乘軒則衛侯大良夫已大夫矣衷甸兩牡求大夫車耳故不在三罪之內紫衣狐裘。紫衣君服疏云玉藻玄冠紫緌自魯桓公始也管子齊桓公好服紫衣當時人君服紫則臣不得僭至。袒裘。不釋劍而食。食而熱故偏袒亦不敬疏云在於君所唯

王云句卒前也三軍正也左右鼓■而實以前屬正也三軍潛涉當而虛以正為奇也吳師分禦左右吳未嘗中軍而較攻其鎮備也將勝哉不能掌

有露裼衣無露裘之時近君則解劍不釋劍亦不敬也大子使牽以退。數之。以三罪。三罪衆衣裼裘帶劍而殺之。云三者皆偏僭於君

三月。越子伐吳。吳子禦之笠澤。今江南吳縣西南太湖是也夾水而陳。越子為左右句卒。句卒別為屯左右句伍相屬者使夜或左或右。鼓譟而進。吳師分以禦之。越子以三軍潛涉。當吳中軍而鼓之。吳師大亂。遂敗之。左右句卒為疑勢以分吳軍而三軍精卒并力擊其中軍故得勝也

此一敗。越之沼吳什得八九矣。然猶未也。吳自巫臣教戰法。諸樊以至闔廬。以耕以牧。國多敢死之士。將皆勇悍之材。故所向無敵。夫差斲喪元氣。久而彌甚。而勾踐臥薪嘗膽。積成兵力。至四十年方敢伐吳。觀三師於吳。在吳城下。又四年方能入其國。於以見本根之固。不可

卒拔

注云子高為在二人與令尹而不稱其任其徒以其賤也不過以

猝拔也。然則亦與自治耳。句踐何能為邪。說本呂氏

晉趙鞅使告於衛曰、君之在晉也、志父為主、請君若大子來以免志父。不然、寡君其曰志父之為也。恐晉君謂志父致使不來衛侯辭以難。大子又使椓之。椓訴父欲速得其音卓椓中角反夏六月、趙鞅圍衛。齊國觀國書陳瓘救衛、得晉人之致師者。子玉使服而見之、釋囚服服淇不服曰、國子實執齊柄、而命瓘曰、無辟晉師。豈敢廢命。欲必敵晉子又何辱。言不須來致師自將往戰簡子曰、我卜伐衛、未卜與齊戰。乃還。與子玉

楚白公之亂、陳人恃其聚積聚而侵楚。楚既寧、將取陳麥。楚子問帥於大師子穀與葉公諸梁。子穀曰、右領差車與左史老皆相令尹司馬以伐陳、其可使也。言此二人皆嘗輔相子西子期伐陳

賤鄙也

穀賤字長高　但不知子高之意

注疏

可使子高曰率賤民慢之懼不用命焉。右領左史皆楚賤官。率所類反下同

子穀曰觀丁父鄀音若俘也武王以為軍率。楚武王是以克州蓼服隨唐大啟群蠻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為令尹實縣申息。楚文王滅申息以為縣朝陳蔡封畛於汝。開封畛北至汝水唯其任也何賤之有子高曰天命不諂。疑也令尹有憾於陳。十五年子西伐陳使其子以為假天若亡之其必令尹之子是與君盍舍焉。舍子西之子與右領左史臣懼右領與左史有二俘之賤而無其令德也。王卜之武城尹公孫朝子西之子吉使帥師取陳麥。陳人禦之敗遂圍陳。秋七月己卯楚公孫朝帥師滅陳。終■鄭及聘鶉盈王與葉公枚卜子良以為令尹。子良王弟枚卜不指言所卜以令尹沈尹朱曰吉。過於其志。望也葉公曰王子而相國過將何為相過

將爲王也。他日改卜子國也。而使爲令尹。

此篇爲楚人猾夏之結局。吳入郢。諸侯皆叛。陳獨不攜。哀元年。吳侵陳。楚不能救。六年。吳又伐陳。昭王蒞卒。又不能救。而陳遂服於吳。令尹之使楚戎吳命之也。爲葉公者。遵聖人近悅遠來之訓。而念其久服於楚也。患難之不貳也。威以畏之。禮以懷之可矣。何以一弔吳而子西遽萌剪滅之志。一侵楚而子國遂有滅陳之功。葉公方妄言天亡。又云父志益楚之虺陳久矣。晉霸已灰。楚氣復惡。吳爲越敗。遂不能救。傳借子穀之言。明楚自熊貲以來。諸夏小國無不受禍。率皆殺其君。納其妻女。殄滅其先祀。約舉九國。而終於滅陳。此王法所必誅。霸者所

一起統冒全神直到入戎州己氏

一結一卜爲是吾一呼作勢

必討而深惜叔季之無桓文也葉公以滅國闕士爲忠以證父攘羊爲直知小諒而忘大義此問孔子於子路而子路不屑一置詞也

衛侯夢于北宮見人登昆吾之觀衛有觀在於昆吾氏之虛按即古帝邱今直隸開州西南被髮北面而譟曰登此昆吾之虛緜緜生之瓜緜緜瓜初生也良夫言已有以小求大之功若瓜之初生謂使衛侯得國余爲渾良夫叫天無辜本盟當免三死而并數一時之事爲三罪殺之故自謂無辜公親筮之胥彌赦衛筮史占之曰不害與之邑寘之而逃奔宋言衛侯無道卜人不敢以實對懼難而逃也衛侯貞卜正卜夢之吉凶其繇曰如魚竀尾竀赤也魚勞則尾赤繇直又反竀勑呈反衡流而方羊裔焉大國滅之將亡橫流方羊不能自安言衛侯將若此魚疏云方羊勞若之狀劉炫以裔焉大國爲句裔邊也按言其邊於大國將見滅而亡闔門褰竇乃自後

忽作一折似被殺而叫者亦無甚作爲而縱卜筮不抵驚下面兩投方向身有勢

突起一波以與聲叫者無涉而入戎州入己氏者有借之首陰處關合首段蓄賦貽子晉髢大關之變而自成一格

踰（此皆辭辭）冬十月晉復伐衛（恭伐未得志故）入其郛將入城簡子曰止叔向有言曰怙亂滅國者無後（不欲乘人之衰）衛人出莊公而與晉平晉立襄公之孫般師而還十一月衛侯自鄄入般師出（辟讀避也。般音班鄄音絹）初公登城以望見戎州（戎邑按今山東曹縣）問之以告公曰我姬姓也何戎之有焉（言姬姓國故有戎邑）翦之（翦壞其聚邑）公使匠久（久不休息）公欲逐石圃（衛卿石惡從子）未及而難作辛巳石圃因匠氏攻公公閉門而請弗許踰于北方而隊折股（將如卜言乃自後踰）戎州人攻之大子疾公子青（疾弟）踰從公戎州人殺之公入于戎州己氏（戎人姓己音紀）初公自城上見己氏之妻髮美使髡之以爲呂姜髢（莊公夫人。髢髲也大計反）既入焉而示之璧曰活我吾與女璧己氏曰殺女璧其焉往遂殺之

與石立起與
立般師相配

而取其璽衛人復公孫般師而立之 攜齊襄曲䄵石圃逋 秋當書石圃弒君
十二月齊人伐衛。衛人請平。立公子起子晉公執般師以歸
舍諸潞 齊也

鞅欲衛爲已助也。故納蒯聵。及即位而無事不負心。何暇計及於鞅。先寫一夢一卜。蒯聵早已晚。戰而晉師入邪。正其始局之時。簡子忽思叔向。但使出君則幸免矣。即諸父召兵之疾。亦幸免矣。及般師避位。莊公復辟於是。修好鄰封。自守其國。安然君衛可也。乃逐石圃而難作。公與大子踰垣而走。此時或如昭王之入隨。可以再造。即如昭公之入陽州。亦脫阽危。何以昔暴於戎州。今入於戎州也。折股之下。已舍入於戎州。二層至州人見

衛襄會戰叔于晉君爲武伯何不收知武子之謀爲將以謝齊耶記云武伯初欲復其君總乃自張矣姑曹云雖然二役皆不能[illegible]此得此明

攻太子竟死戎州之仇方不可解髡髮之怨適與之仇蓋不孝不慈鬼讁人怨一時並至蹩被髮而呼爲有聲有勢結言齊人伐衛正與晉伯應晉爲莊仇囘爲始禍之人而齊與莊暱師在既死之後亂賊結局總無可生之路誠千古之炯鑒也

公會齊侯齊平公公敖盟于蒙按今山東蒙陰縣孟武伯相齊侯稽首公拜齊人怒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武伯問於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執牛耳盟者季羔高柴曰鄫衍之役吳公子姑曹鄫衍在七年發陽之役衛石魋石曼姑之子發陽鄖也在十二年武伯曰然則彘也武伯名時鄫衍則大國執發陽則小國執牛執者無常故武伯自以爲可執非天子不稽首復古道尊周室不可謂之無志乃受齊

晉效寬乃不恬故

友親於兄

夫人先於君

杜云觀一擧

杜云鄭般備

之下闕

侯之稽首而以拜答之。必無此禮。無怪貽顧盟之辱也。

宋皇瑗 右師 之子麇。有友曰田丙。而奪其兄酁般邑以與之。

酁般慍而行。告桓司馬之臣子儀克。克宋下邑不與亂故在郎仕賊反

子儀克適宋。告夫人曰。麇將納桓氏。公問諸子仲。子仲皇野 初子

仲將以杞姒 子仲妻 之子非我為子。子為適 麇曰。必立伯也。伯非我兄

也。是良材。子仲怒弗從。故對曰。右師則老矣。不識麇也。言右

師老不能為亂 麇則不可知 公執之。執麇 皇瑗奔晉。召之。漢名令

傳 甲子 十八年春。宋殺皇瑗。公聞其情。復皇氏之族。使皇緩

杜 緩瑗從子 為右師。言宋景公無常也

巴人伐楚。圍鄾。鄾楚邑。今湖北襄陽縣東北有鄾城 初。右

司馬子國之卜也。古鄾子國。初屬鄧。後滅於楚。子國未為令 觀瞻 楚開卜大夫 曰。如志。觀瞻從之後 尹時卜為右

行到彼君逐
行無一不為

司馬得吉，故命之。命以為右司馬。先如其志。及巴師至，將卜帥。王曰：寧如志，何卜焉。使帥師而行。請承。承佐。王曰：寢尹、工尹，勤先君者也。柏舉之役，寢尹吳由于以背受戈；工尹固執燧象奔吳師，皆為先君勤勞。三月，楚公孫寧、吳由于、薳固敗巴師于鄾，故封子國於析。君子曰：惠王知志。知用其意。夏書曰：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龜。逸書也。官占，卜筮之官。蔽，斷也。昆，後也。言當先斷意，後用龜也。號云夏書，大禹謨篇。其是之謂乎。志曰：聖人不煩卜筮。惠王其有焉。不疑，故不卜也。

寧為令尹，師師其職，而楚人猶以卜帥請於君，請承，復決於君。想見大權獨攬，不以太阿假人。故晉亡於三卿，齊奪於田氏，而楚則世守宗祧，其所由來者漸矣。

夏，衛石圃逐其君起，起奔齊。晉所立故。衛侯輒自齊復歸，逐石

不能以乃免不死

國而復石魋與太叔遺。衛所逐

輒久而逐石圃。仍能討賊。晉守之可長育衛。

傳 十九年。乙丑 春。越人侵楚。以誤吳也。杜解 誤吳使不爲備 夏。楚公子慶。公孫寬追越師。至冥。冥越地 不及。乃還。秋。楚沈諸梁伐東夷。三夷男女及楚師盟于敖。從越之夷三種敖東夷地 冬。叔青如京師。叔還子 敬王崩故也。言敬王能終其世終貴者言東王必大克陵子 仁立是爲元王

魯遣使如周。卯列國之猶不忘周室也。

傳 二十年。丙寅 經十五年 春。齊人來徵會。夏。會於廩丘。爲鄭故。謀伐晉。晉伐鄭 鄭人辭諸侯。秋。師還。終叔向言晉公室卑。是年晉定公卒。子出公鑿立

爲鄭謀伐晉。鄭人何以辭諸侯。諸侯將猶長伐盟主也

此云伍胥且死，忌何能爲，然忌亦子胥亞也

此篇起與越本條傷末篇映照

吳公子慶忌驟諫吳子曰：不改，必亡。弗聽。吳子弗號出居于艾，吳邑，今江西寧州西遂適楚。聞越將伐吳，冬，請歸平越，遂歸。欲除不忠者以說於越，吳人殺之。而法慶忌遂將不忌非亦可哀也。杜議其不量力，過矣。

伍員既卒，夫差久無逆耳之言，得一慶忌，豈非朝陽鳴鳳。不忠者，莫過於宰嚭，殺之嚭，殺之也。

十一月，越圍吳。趙孟襄子無恤降於喪食。時有父簡子之喪秽能飲食又降於居喪楚隆襄子家臣曰：三年之喪，親暱之極也，主又降之，無乃有故乎。趙孟曰：黃池之役，先主簡子與吳王有質，黃池在十三年質盟誓也如字曰：好惡同之。今越圍吳，嗣子襄子自謂不廢舊業而敵之，欲敵越救吳非晉之所能及也，吾是以爲降。楚隆曰：若使吳王知之，若何？趙孟曰：可乎？隆曰：請嘗之。嘗試也乃往，先造于越軍。

林云此時晉已分而知伯為晚安能救吳云非所及實有一段悲惻不能為懷情狀

吳王絕無請救之言已辭其力有不能窮上寄得極[illegible]

曰。吳犯閒上國多矣。聞君親討焉。諸夏之人莫不欣喜。唯恐君之志不從。請入視之。許之。告於吳王曰。寡君之老無恤。使陪臣隆、敢展謝其不共。（展陳也）黃池之役。君之先臣志父。得承齊盟、曰好惡同之。今君在難。無恤不敢憚勞。非晉國之所能及也。使陪臣敢展布之。王拜稽首曰。寡人不佞。不能事越。以為大夫憂。拜命之辱。與之一簞珠。（簞小笥）使問趙孟。（問遺也）曰。句踐將生憂寡人。寡人死之不得矣。王曰。溺人必笑。吾將有問也。（以自喻所問不急猶溺人不知所為而反笑拔人當將溺時必[illegible]曰作笑狀非謂溺死而猶有笑容也）史黯何以得為君子。（晉史蔡云不及閒十作吳當古吳王賊閒此也林解黯卽晉太史蔡墨）對曰。黯也進不見惡。（時行則行）退無謗言。（時止則止）王曰。宜哉。（林解宜其為君子也）

此晉公晉首
齊侯拜只一

此以趙孟爲主。或曰爲吳亡張本。夫差何事不可亡。何待此篇之辭費哉。時三年之喪不行。而襄子飲食從喪制。同盟被圍。愧不能救。降於喪食。皆當時之所謂有禮也。其曰請嘗之者。不過使吳王知之。原非欲爲吳設一紓患救死之策也。隆云。非所能及。已當面道明。夫差饋遣趙孟信口直來。死不得。齬而思之。覺此等開周旋旋。可。不必落得從容談笑。不肯下一乞憐語。傳用王曰二字。劃開可見。到底崛強。黃池氣槩猶存。並必作楚囚對泣。而後有裨於國事哉。

傳 丁卯二十一年。夏五月。越人始來。汪越既勝吳。欲霸中國。始遣使適魯。

秋八月。公及齊侯邾子盟於顧。齊人責稽首。責十七年齊侯爲公稽首。

貫字因賦文之以諷勝也

因學術開春秋之季已經備矣至戰國學于縣有賢者思益之遊在伍工商儒知益之間小法排可求耳

不見答。顧齊地。按今山東范縣東南有顧城。因歌之曰。魯人之皋。數年不覺。使我高蹈。皋緩也。高蹈猶遠行也。言魯人皋緩。數年不知答齊稽首。故使我高蹈來為此會。○覺古孝反。唯其儒書。以為二國憂。二國齊邾也。言魯據周禮。不肯答稽首。令齊邾遠至。是行也。按此從欲公先至於陽穀。○先期至也。齊閭丘息曰。閭丘明後。君辱舉玉趾。以在寡君之軍。群臣將傳遽以告寡君。按息謂君至齊太早。將傳遽告齊君。比其復也。君無乃勤。為僕人謂義魯君從者之未次。舍也。請除館於舟道。齊地。按言君來甚遠。比君復歸。無乃過勞。齊除館以待君歸也。辭曰。敢勤僕人。不敢勤齊僕為

魯除館

晉三卿。魯三家。凡與國之有禮於其君者。百計撓之。而齊陳氏則不然。歷弒三君。郄於小節。虛佛俾君之名。故齊至平公。已懨懨無氣。而責魯稽首。幾欲用兵。若必不

儲云吳王大段與楚靈同而吳以不祀甞甚矣

昔使人無祇於其君者。厚施以結於民。小忠以事其主與亂賊之尤也。春秋之終。不特爲周之事人不肯爲即尊周之言人亦不樂聞也此一變而戰國乎。

傳 戊辰二十二年夏四月邾隱公自齊奔越曰吳爲無道執父立子越人歸之大子革奔越。邾隱公八年爲吳所囚十年奔齊

越歸邾隱。儼然霸者舉動。

冬十一月丁卯越滅吳。請使吳王居甬東。越地按今浙江定海縣東有翁山一名翁州即甬東 辭曰孤老矣。焉能事君。吳語夫差將死使人告於子胥曰使死者無知則已若其有知吾何面目以見員也 乃縊。越人以歸。以其尸歸終史墨子胥之言也

越伐吳。未敢遽滅吳也。使黃池會後。夫差翻然改悔。[illegible]忠誅佞。與民更始。則七八年間。猶足自固。慶忌驟諫。[illegible]

繼鴟夷姑蔑躭樂依然荒縱猶以爲天亡之非由己之無道何之死不悟哉

楚之殘滅小國雖桓文不足以制之自晉悼逼吳吳師入郢以快天下之心小國亦頗以爲㢮蓋太伯之後猶知周室雖不能去其淫名而擬楚之功正不可沒乃晉逼吳以敝楚而楚卽邀越以敝吳越爲楚用亦周之蠹賊也忘其存國之恩但爲將吳之計越承數十年一旦滅之其禍烈於[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禁而其罪大於燬之滅邪孟子取其事幾不取其治與也所後句踐卒至無彊而終爲楚滅助楚之效如是哉

傳　己巳

三十三年春宋景曹卒景曹宋元公夫人小邾女季桓子外祖母杜云宋景曹者宋景公之母姓曹氏也季康子使冉有弔且送葬曰敝邑有社稷

爲康子使可謂大才小用

汪云此爲寫智伯之剛決然好勝而復已見於此

之乘使肥（康子）與有職競焉（競遽也）。是以不得助執紼。使求從輿（衆也）人。曰以肥之得備彌甥也（彌遠也 康子父之舅氏故稱彌甥 疏云[illegible]）。有不腆先人之產馬。使求薦諸夫人之宰（進也）。其可以稱旌繁乎。（稱舉也 旌繁馬飾 繁纓也 終篇之言政在季氏 稱猶副也 旌旗也 言有旌旆何以繁纓飾馬乎 因名之 [illegible] 稱 [illegible]）

人辟辭私交。季氏不以君命遣使弔者私有致辭。亦絕不言請之寡君。私門之盛幾忘公室。故杜注以爲終昭公二十五年政在季氏之言

夏六月。晉荀瑤（荀躒之孫知伯襄子）伐齊。高無丕帥師禦之。知伯視齊師。馬駭。遂驅之。曰齊人知余旗。其謂余畏而反也。乃壘而還。將戰。長武子（晉大夫）請卜。知伯曰君告於天子[illegible]

以守龜於宗祧吉矣吾又何卜焉且齊人取我英邱君命瑕[illegible]敗糴武也治英邱也治齊取英邱以辭伐罪足矣何必卜

莒謹自是輕敵寡謀然猶近理語有次序一勝之後言語畧無倫理矣

壬辰戰於犂邱按圖山東臨邑縣有犂邱亭今也

齊師敗績知伯親禽顏庚齊大夫顏涿聚

呂東萊曰知伯初爲政小試之勇便能摧堂堂之大國殊不知此一戰正是他覆亡根本

秋八月叔青如越始使越也越諸鞅來聘報叔青也

此又越覇中國諸侯趨越之始而公即欲以越伐魯者亦托始於此

庚午二十四年夏四月晉侯將伐齊使來乞師曰昔臧文仲以楚師伐[illegible]二十六年宣叔以晉師伐齊取汶陽

有見於大國之人正務哉

仲陸氣

萊章料晉有深識

在哀二年、寡君欲徼福於周公、願乞靈於臧氏。（以臧氏世從齊、故欲乞其威靈）臧石（臧賓如子）帥師會之、取廩丘。軍吏（晉治軍吏也）令繕（繕甲兵）、將進。（欲取都）萊章（齊大夫）曰、君卑政暴、往歲克敵、今又勝都。天奉多矣、又焉能進。是躗言也。（躗過也、言過虛妄）役將班矣。晉師乃還。餼臧石牛。（生曰餼）大史謝之、曰、以寡君之在行、牢禮不度、（不如度）敢展謝之。

行在

萊章

料解紛、臧氏有後於魯、故以文仲宣叔提起。今臧石能有功於晉、以繼先德、受大國之餼、太史展謝、庶幾不愧名家子弟也。中插萊章一段、見晉君卑政暴、數起無名之師、覇業已銷。國將爲人有、欲如臧石繼承二勳、不可得也。知氏之强、數克敵有功、動稱天子寡君、皆爲三卿

所忌。此又為三家。誠知之由。

邾子又無道。越人執之以歸。(之於子詰頓)而立公子何。(太子革弟)何亦無道。

公子荊(哀公庶子)之母嬖。將以為夫人。使宗人(禮官)釁夏獻其禮。對曰。無之。公怒曰。女為宗司。立夫人。國之大禮也。何故無之。對曰。周公及武公(名敖)娶于薛。孝(孝公稱)惠(惠公弗皇)娶於商。(商宋也)(前魯公名宋)(嫡諸而備商)自桓以下娶於齊。(桓公始娶文姜)此禮也。則有。若以妾為夫人。則固無其禮也。公卒立之。而以荊為太子。國人始惡之。(惡公)

呂東萊曰。仲子是妾。以為夫人矣。成風是妾。尊為夫人矣。嘗時宗人。初不肯講。夏父弗忌為宗伯。且躋臣於君

有山氏交下
越□爲□去
耳目
汪云語猶閒
事勾踐之□
荒矣

也。孔子自衛反魯、一振禮樂、雖賤有司亦能如此。使宗人獻禮而曰無之、已有下一段意。待其詰責、然後追述祖宗以來舊典、使不可踰。如漢唐妃妾爲后諸諫章、無此簡快也。此終言猶宋則禮不乏直言之士。

閏月、公如越、得大子適郢、越王太子。得相親說。將妻公而多與之地。公孫有山使告於季孫、季孫懼、使因大宰嚭故吳臣。而納賂焉。乃止。季孫恐公因越討己、故懼。

季孫納賂以制其君、意如而後遂爲家法。宰嚭尚在、史記云越王殺之、謬也。

傳 二十五年夏五月庚辰、衛侯出奔宋。衛侯輒也。衛侯爲靈臺於藉圃、與諸大夫飲酒焉、褚師聲子襪而登席。古者見君

呂云朝廷之體宜肅穆之可也大夫請而救之可也出而詈之何益

叙半事或正叙或追叙或詳叙畧一何叙一事極錯綜之致

解韤韤去足衣也○韤亡伐反○公怒。辭曰：臣有疾，異於人。足有剝疾若見之○君將㱜之○㱜嘔吐○㱜許角反○是以不敢。不敢解韤公愈怒○大夫辭之○不可。共辭謝公公不可解褚師出○公戟其手○曰：必斷而足○抵從手屈肘如形按戟其手謂衍附而指作戟形以詈之聞之○褚師與司寇亥乘○曰：今日幸而後亡○恐死以得亡為幸公之入也○奪南氏子南之子公孫彌牟邑○而奪司寇亥政○公使侍人納公文懿子公文要之車於池。公有令使人投其車於池求中初，衛人翦夏丁氏○在十一年以其帑賜彭封彌子○彌子瑕彌子飲公酒○納夏戊之女，嬖○以為夫人○其弟期夏戊之子大叔疾之從孫甥也○姊妹之孫為從孫甥與孫同列少畜於公○以為司徒○夫人寵衰○期得罪○公使三匠久○公使優狡俳優也盟拳彌○衛大夫使俳優盟之狡取[illegible]也而甚近信之○故褚師比[illegible]公孫彌牟析喪邑公文要[illegible]司

以下敘奔越出君之節

汪云一波一折乃與前手相應

結語悠然無窮見人貪獲無厭何不愛月以慰乃公心

寇亥、司徒期（衛政罪者）因三匠（久役者）與拳彌（盟狡者）以作亂。皆執利兵，無者執斤（斤，所執工匠）。使拳彌入于公宮（彌信近之，故得入），而自大子疾之宮譟以攻公。鄄子士（衛大夫）請禦之。彌援其手，曰：「子則勇矣，將若君何？（言敵不可）不見先君乎？君何所不逞欲（先君謂蒯聵也。亂不遲奔，故為戎州所殺。欲令早去）？且君嘗在外矣，豈必不反？當今不可，眾怒難犯，休而易間也。」乃出。將適蒲（近晉邑。按今長垣縣有蒲城故址），彌曰：「晉無信，不可。」將適鄄（[illegible]），彌曰：「齊晉爭我，不可。」將適泠（近魯邑），彌曰：「魯不足與，請適城鉏（近宋邑。按今滑縣東有鉏城），以鉤越，越有君（宋南近越，轉相鉤牽）。」乃適城鉏。彌曰：「衛盜不可知也，請速，自我始。」乃載寶以歸（[illegible]速行已為先發，而因載寶歸衛也）。

先逐一筆

明知如此而不惜以逃而得而財也

公為支離（陳名）之卒，因祝史揮（衛祝史）以侵衛。衛人病之。懿子知之（知揮為內間），見子之（公孫彌牟文子也），請逐揮。文子曰：無罪。懿子曰：彼好專利而妄（不去），夫見君之入也，將先道焉（若見君有入勢必適助之）。若逐之，必出於南門而適君所。夫越新得諸侯，將必請師焉（懿子料揮如此）。揮在朝，使吏遣諸其室（舉面逐之先遣其家）。揮出信，弗內（再宿為信）。五日，乃館諸外里（外里公所在）。遂有寵，使如越請師（請師伐衛求入）。

出公乘石圃逐君，遂得君衛，在位七年，無諸侯之事，可安枕而理矣。乃性情酷類乃父，傳敘致亂之由，累星敘七事，亦無甚大惡，而一時發難，卒至出奔。蓋蒯聵與輒皆無父之人，不堪君國，故父子皆不得其終。前段六人三

小人挑㪅

則云季孫言肆我順勢因武伯不遜管之推諉故公

匠無限張皇而歸併於筆端一人談笑出之蓋筆端在
六人之中偏置身六人之外共敷莊花小戲子土盞鳥
合之衆易於撲滅得一健兒禦敵各鳥獸散故先正子
士之禦因誘公之出商確所出之地步步相引使讀者
且笑且憐至識賞而歸甑方悟爲盜所賣前此皆備盜
爲腹心也結毅爲如越請師張本而專利而妄四字正
爲衛君寫照也

六月公至自越（前年行介逆）季康子孟武伯逆于五梧（魯南郭歸也）郭
重僕（爲公僕）見三子曰惡言多矣君請盡之（二子不臣之言甚多欲使公盡）
（惡以親之故見二子遇果二子來也）公宴於五梧武伯爲祝（祝壽酒上惡郭重曰）
何肥也（肥其貌）季孫曰請飲彘也（飲之罰）以魯國之密邇仇讎

功少
出其言虛飾
則言不如所
言而自食之

於痛於民

臣是以不獲從君克免於大行又謂重也肥言重隨君遠行物勞不宜稱肥公曰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以激三桓之戲食言飲酒不樂公與大夫始有惡爲二十七年公孫邾起

季孫之言極恭謹無所緩惡言也而公借重以刺季孫何備圖事蓄欲去三家不能自強而仰面於越豈知越人已受肥賂哉

傳 二十六年夏五月叔孫舒武叔子文子帥師會越皋如后庸皆越大夫宋樂茷司城子駱納衛侯輒也文子欲納之懿子曰君愎很也而虐少待之必毒於民乃睦於子矣衛師侵外州大獲越納輒之師出禦之大敗敗衛師掘褚師定子褚師比之父之墓焚之於平莊陵名之上文子使王孫齊衛大夫王孫賈之子昭子私於皋如

勿納勿出衆
怨洎鬼成門
大開未見迦
爲之人而一
闘戈亦蹄眼
知好術直不
叛而振矣

周云無心之
極於衆子發
浪異哉

曰子將大滅衛乎抑納君而已乎衆如曰寡君之命無他納衛君而已文子致衆而問焉曰君以蠻夷伐國國幾亡矣請納之衆曰勿納曰彌牟亡而有益請自北門出（欲以觀衆心）衆曰勿出重賂越人申開守陴而納公（申重也陴重門而嚴設守備欲以怨公使不敢入）公不敢入師還立悼公（蒯聵庶弟公子黔）南氏相之以城鉏與越人（孔謚衛殘先居城鉏以兵侵衛衛人申開守野不敢入衛人即以叛鉏與越拔賊孔近越）（越入所欲得者尊之則公前不成居故納矣）公曰期則爲此（司徒期也）令苟有怨於夫人者報之（夫人期姊也怨期而不得戲故勸贊女介苦困期姊）司徒期聘于越（爲悼公聘）公攻而奪之幣期告王（越王）王命取之期以衆取之公怒殺期之甥之爲大子者（念期而及其姊之爲夫人者遂復及夫人之子）遂卒於越（終言之也終故夷肯死於夷）

越率三國之師納輒勢如破竹無愚亂賊之不誅而衛之不定也公文要請少待必毒於民甚復而虐早窺見之矣當大勝時恣意殺掠掘墓焚屍使衆怒同讎人人切齒倘將奉以爲君乎私於衆如予以重賂大開重門諾迎其來而實懼之使不敢進蓋衆如之師自門而反不能與頑人敵也於是君自不入在衆如可以復命而迎之不入在衛人可告無罪亂臣賊子愈出愈奇天下之不胥而爲戰國不可得也公乃因朝而虐已夫人因夫人而殺已之子愈奇愈謬客死於越實自取之何待越言之誠乎

宋景公無子取公孫周（元公孫子高）之子得（昭公）與啓（得弟）畜諸公

息按此大尹立少之據國周云六卿聽政何以必由大尹以達蓋景公命之

宮未有立焉於是皇緩為右師皇非我為大司馬皇懷（非我從昆弟）為司徒靈不緩（子靈圍龜之後）為左師樂茷（樂溷之子）為司城樂朱鉏（樂輓之子）為大司寇六卿三族（皇靈樂）降聽政（降和同也）因大尹以達（大尹近官有寵者六卿因之以自通達於）大尹常不告（不告君也）而以其欲稱君命以令國人惡之司城欲去大尹左師曰縱之使盈其罪重而無基能無敝乎（言勢重而無德以為基必敗也）冬十月公游於空澤（宋邑按今河南虞城縣東）辛巳卒於連中（館名名勝志在空澤後遺址高二丈）大尹興空澤之士千甲（甲士千人）奉公自空桐入如沃宮（奉公尸也空桐地名按今虞城縣有空桐亭沃宮宋都內宮名）使召六子曰聞下有師（詐言闌下有師）君請六子畫（畫計策）六子至以甲劫之曰君有疾病請二三子盟乃盟于少寢之庭曰無為公室不利大尹立啟奉喪殯

洋叙大尹立少而與戕一子段之討賊家　敘插此段乎子逸下條逸出得之必立衣以附拆　正門六卿容得盟復之區別有味尽退

於大宮三日而後國人知之司城茷使宣言于國曰大尹惑蠱其君而專其利今君無疾而死死又匿之是無他矣大尹之罪也言大尹所獄得夢啓北首而寢於盧門之外盧門宋東門北首死象在門外失國也己為烏而集於其上咮張又反加於南門尾加於桐門門北曰余夢美必立大尹謀曰我不在盟凌盟但以君命盟六卿大尹不盟無乃逐我復盟之乎使祝為載書六子在唐盂地名將盟之祝襄祝名以載書告皇非我皇非我因子潞樂茷門尹得樂得左師謀曰民與我逐之乎言宋國之民與我親睦何不逐大尹皆歸授甲使徇于國曰大尹惑蠱其君以陵虐公室與我者救君者也眾曰與之大尹徇曰戴氏樂氏皇氏將不利公室與我者無憂不富眾曰無別惡其沒合與君無別戴氏皇氏欲伐

公懼公訓樂得曰不可彼以陵公有罪我伐公則甚焉使國人施于大尹大尹施罪於大尹奉啓以奔楚乃立得司城爲上卿盟曰三族共政無相害也

此序樂茷定亂之功也大尹之罪也以上是大尹立啓以下是六卿立得然叙事先云得與啓則得長當立矣六卿共政而司城爲主傳以欲去大尹另提茲昇以勦奸臣在而大尹得君且有亂才故右師以爲姑縱之豈蹤其怨毀咒詛長不發公然立少司城乘国疑之疑之際宣言於國歷數大尹罪狀使人人知亂臣賊子法在必討而後義旗一舉遍國響應此司城最得力處　下藏以得夢提起一以見天之所與人不能廢一以見得

司城組北勿　孫之曰問子　[illegible]獄傷之誅　[illegible]而告下司　[illegible]先而駁　[illegible]快之

欲自立與其卿謀衆曰與之盟從司城宜育於國衆因無別是從上文國人惡之來盜大尹之術託爲啓命而國人惡其向嬌君命也施於大尹已逐大尹出之矣一結儼然六卿三族降以聽政之舊宋至戰國猶能以兵力自强至王偃而後滅此曰司城靖亂之功其可沒乎

一部左傳於宋始終六卿並叙雖有功有罪而六卿司職公室猶尊不比齊晉之知有臣而君如寄生也

衞出公自城鉏使以弓問子贛且曰吾其入乎子贛稽首受弓對曰臣不識也私於使者曰昔成公孫於陳（在僖二十八年）甯武子孫莊子爲宛濮之盟而君入（盟在僖二十八年）獻公孫於齊（在襄十四年）子鮮子展爲夷儀之盟而君入（在二十六年）

亦復描有味，而不詞言語，出在言外。

用宏服子於子貢恐見念之纔則忘之不然乃父將死丁寧必有孔子何為道

六作今君再在孫矣。謂十五年孫衛今又孫宋內不聞獻之親，外不聞成之卿，則賜不識所由入也。詩曰：無競惟人，四方其順之。詩周頌言無强惟得人也若得其人，四方以為主，四方為主而國於何有。

前篇已結出公事，此復補敘，見出公之不復國，由於失人心。雖有強國之納，無益也。此時公將加越乞師，而子貢料其必無入理，非賢者之先幾乎。

傳 癸酉二十七年春，越子使后庸來聘，且言邾田，封于駘上。[illegible][illegible]欲使魯還邾田封竟至駘上。駘他來反二月，盟于平陽。按今山東新泰縣西平陽也三子皆從。季康子叔孫文子孟武伯皆從后盟扶從公盟后庸也康子病之，恥從言其發言及子贛，思子贛曰：若在此，吾不及此夫。不及與救盟武伯曰：然。何不召？曰：固將召之。文子曰：他日請念。言季孫不能用子贛臨難而思之

之可

病之者公與越臣盟而又失邾田也語及子貢季孫謂

固將名之只說半句猶云固將名之而不能也　仲尼

既卒而仲尼之徒皆有聖人之一體子貢得聞性道如

用於魯志聖人之志行聖人之道聖門諸賢孰若速施

則衰魯可振而東周未嘗不可爲用子貢猶之用仲尼

也乃康子有臨事之思武伯叔孫交相贊助而終不能

用此聖道之所以幾窮而衰周弱魯殆將奄奄就盡也

夏四月己亥季康子卒公弔焉降禮（禮不備也言公之多　妄爾正禮自既屆已）

晉荀瑤帥師伐鄭次于桐邱鄭駟弘（子駟獻）請救於齊齊師

將與陳成子屬孤子三日朝（屬自死事者之子設乘車兩　使朝三日以禮之）

馬繫五邑焉（乘車兩馬大夫　服又加以五邑也）召顏涿聚之子晉曰隰之役

[illegible]

而父死焉〔[illegible]〕。以國之多難，未女恤也。今君命女以是邑也，服車而朝，毋廢前勞。乃救鄭。及留舒〔[illegible]〕，違穀七里，穀人不知。〔[illegible]〕及濮〔水名〕，雨不涉。子思〔[illegible]〕曰：大國在敝邑之宇下，是以告急。今師不行，恐無及也。成子衣製杖戈，立於阪上，馬不出者，助之鞭之。知伯聞之，乃還〔[illegible]〕，曰：我卜伐鄭，不卜敵齊。使謂成子曰：大夫陳子，陳之自出。陳之不祀，鄭之罪也。〔[illegible]〕故寡君使瑤察陳衷焉。〔[illegible]〕謂大夫其恤陳乎。若利本之顛，瑤何有焉。〔[illegible]〕成子怒曰：多陵人者皆不在，知伯其能久乎。〔[illegible]〕中行文子〔荀寅此時奔在齊〕告成子曰：有自晉師告寅者，將為輕

車千乘以厭齊師之門則可盡也成子曰寡君命恒曰無及寡無畏衆雖過于乘敢辟之乎將以子之命告寡君成子疑其有為晉之心也○厭於甲反文子曰吾乃今知所以亡自恨已無知君子之謀也始衷終皆舉之而後入焉謀一事則當慮此三變然後入而行之所謂君子三思今我三不知而入之不亦難乎恨其言不可復

此寫陳恒奸雄所以卒能有齊也恒欲救鄭始則恤孤興義以收人心繼則厲上助懶以一衆志此則厚施於國之故智也求述寅之自咎非荀寅之悔過正見恒不為浮議所動耳夫陳氏厚施數世民早歸心而又得此詭倫剛決之才齊為陳氏尚何疑乎苟心算齊而一則曰君命女再則曰寡君命恒處處尊君極其恭謹焉出

鍾云此昭公所不得之季氏而哀公欲用之三家乎昭公用公之哀公欲稱乎人知不如矣

三問不對何爲依守答照賊臣甚此公欲去之井矣也其所爲哀三家之意也

大奸似忠聲口如畫又於荀瑤語中提出陳之不祀見有媯之後將育於姜隱然與越氏一卜遙遙相應

公患三桓之侈也欲以諸侯去之（欲求諸侯師以逐三桓）三桓亦患公之妄也故君臣多間（隙也）公游于陵阪遇孟武伯於孟氏之衢曰請有問於子余及死乎（問己得壽死否）對曰臣無由知之三問卒辭不對公欲以越伐魯而去三桓秋八月甲戌公如公孫有陘氏（即有山氏）因孫于邾乃遂如越國人施公孫有山氏（以公從其家出故也終子贛之言君不沒於魯疏云魯世家哀公奔越國人迎哀公復歸卒於有山氏子寧立是爲悼公據傳哀公不得復歸焉蓋妄爾）

自僖公即位三桓鼎立權歸季孫脅制其君馴致逐昭公而莫之問至此則三桓惡貫滿盈之日將胥而就滅

同云知氏不滅則三家猶自守制而不分晉其篇為分晉起本然後亡之

之時也。適郢妻公之謀。公孫有山氏嘗私告於季。季固德之不欲討也。而國人乃施有山。迎寧立之。想見魯秉周禮。人心猶古。故季不敢與也。亦見國人不從季氏。今能討有山者。安知後之不能討季氏也。迫三晉分而三桓無關。其或脅君與國人誅之乎。此於韓趙魏滅知之非。特著是篇以為三桓之結局。方知季氏亡則魯不昌。術士之言皆盡驗哉

悼之四年晉荀瑤帥師圍鄭(程能悼公哀公之子寧也哀公出孫魯人立悼公)未至。鄭駟弘曰。知伯愎而好勝。早下之則可行(去也)也。乃先保南里以待之(南里在城外)。知伯入南里。門于桔柣之門(皆也)。鄭人俘鄭魁壘(秸士柣大結鄭戶圭反)。賂之以知政(欲使為鄭反)。閉其口而

說非誠疵云
能忍恥者步
能忍所苦存
周而復之包
括無數文字
通曉得月針
托始於三晉
爲諸侯其繼
太氏子

死。將門（將攻鄒門）知伯謂趙孟入之。（[illegible]）
（不近理）對曰。主在此。（謂知伯也言主在此何不自入）知伯曰。惡而無勇。何以
爲子。（醜貌醜也簡子廢嫡子伯魯而立襄子故知伯言之　言其醜且無勇何以立爲子[illegible]）對曰。
以能忍恥。庶無害趙宗乎。知伯不悛。趙襄子由是惎（毒也）知
伯。遂喪之。知伯貪而愎。故韓魏反而喪之。（史記晉出公之四年魯悼公之十四年知伯帥韓魏圍趙襄子於晉陽韓魏反與趙氏謀殺知伯於晉陽之下春秋後二十七年稱正終陳成子之言自是晉益微至靖公三年韓魏趙三分其地靖公遷爲家人）

傳於晉。彌極其張皇。雖先詐力而後仁義。然尊周室而
庇小國。故猶有取焉也。至晉侯失霸。政歸六卿。自悼十
三年荀寅士吉射奔朝歌。而范中行氏絕籍於晉矣。自
哀二年鐵之戰。趙氏之臣傅傁曰。猶有知在。則趙氏從

傾知久矣此篇爲晉事結局以趙襄子爲主云能忍恥無害趙宗眞是知伯針砭大書魁壘死義見知氏未嘗無人惜貪而愎者不之用也趙知相惎卒爲趙所斃此喪范中行趙氏爲主而賴韓魏之力今喪知氏亦以趙氏爲主而賴韓魏之力三家鼎立共分晉地三晉分而七國之勢成矣爲春秋之終卽伏戰國之始鄭爲晉楚必爭而三晉并爭鄭不支矣故卒爲韓滅鄭春秋之樞紐也附晉則晉強附楚則楚強故霸以爭鄭始亦傳以圍鄭終